



柴堡

長篇敘事詩

光華書店發行

方冰作



柴堡

方冰

柴堡
解者何妨於
此
二門市
元元元元

CHAIBAO

FAN - BIN ZO

一九四七年十一月
在大連印造發行
初版三千冊

**柴
堡**

作者 方冰
出版者 光華書店
發行者 光華書店

■版權所有■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

序

一九四一年的秋天，敵人動用了十萬兵力，對晉冀冀的北岳區進行了空前殘酷的兩個月的大「掃蕩」，當時我被派到平定縣一個區裏，同那個區的負責人堅持該區的反「掃蕩」的工作。區長是個二十六歲的青年，沉默寡言，老練沉着，生活刻苦，工作負責，不幾天我們就相處得很投機。當情況很緊張的時候我們分開了，他跑到最前面離敵人不遠的地方，組織老百姓搶秋。分手以後的不幾天，我正在一個村子裏工作，區裏的值班員回來告訴我，區長被捕了。這個消息不久老百姓也就知道了，我親眼看見因為區長的被捕在村子裏所引起的騷動，我親眼看見老百姓的悲哀和憤怒，我才知道鄉區長在老百姓心

裏的斤兩。一切營救的辦法終歸無效，區長終於英勇的犧牲了。反「掃蕩」快要結束的時候，我從區裏到縣裏去，走了一個很高的山梁上，遇見我同區長曾經在他家裏住過的一個農民，他一把拉住了我，問我區長怎麼樣了。我無奈何地嘆了一口氣，告訴他：區長前天已經犧牲了；馬上豆大的淚珠從他的眼裏滴下來，他蹲下去，兩隻手蒙住了臉……。

反掃蕩結束了，我又回到我的原來的部份去，我很想提筆寫一點紀念郝區長的文章，但是因為別的工作的牽扯，一直沒有完成。一九四三年的秋天，我臥病在平西的醫院裏，當時敵人用了比一九四一年還要大的兵力，對北岳區進行更加瘋狂，更加殘酷的「掃蕩」，因為敵人的兵力不足，平西恰好成了一個空空，使我能够安然地躺在病院裏養病。晚上睡不着覺，想着山那邊不知道又要創造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蹟，可是我却不能去參加這個偉大的戰鬪。睡不着，老是想來想去，郝區長的事

情又在我的心裏燃燒起來了，感情是再也按不下去了，於是我就決心把它寫出來。敵後的醫院都是寄居在老百姓的家裏，平西很窮，不要說桌凳了，連一間像樣的房子也沒有。我在貨郎挑子上買了點顏色，找了一個盛藥的小瓶泡了一下，截了一節高粱桿，把筆頭插上去，就憑着窗台寫起來了，有時候天氣暖和，也坐在草堆頭前，把紙墊在膝頭上寫。那時候醫生是禁止我過度使用腦子的，我不聽他那一套，見他遠遠地來了，我就把紙筆藏起來，裝做沒事。也會因為突然想到了好的章句，半夜裏爬起來點上那盞破碗叉的油燈去寫，擾了同室病號的夢而挨罵，但是我也顧不得那許多了。因為感情的成熟，一個禮拜就寫好了。

寫好了我就沒有工夫去管它了。一九四四年的冬天，因病回到後方，還是住在病院裏；瘧子發得太久了的人，往往失眠，睡不着，我就靜着眼睛躺在炕上。聽透過茫茫的冬夜，從山

管中的大道上傳來的漫長的駝鈴。睡不着，想起舊作，於是我就取出來修改；修改好就寄給解放日報發表了。

去年戚桂華同志向我要稿子，當時我寫不出什麼來，於是就拿它攙了一陣，因此又在大連市中蘇友好協會出版的「中蘇知識」上登載過一次，還是用的「柴堡的風波」的題目。現在將付印成冊，覺得「的風波」三個字不甚妥當。朋友們也有同感，於是就把它刪去，改成「柴堡」。

或許個人還有點進步吧，現在看四年以前的舊作，覺得很有一些地方不滿意了，例如：還有些地方寫得嫩，人物刻劃得不够好，結構章句還欠妥貼等等，但是我已經沒有時間再改它，而且一些新的故事，還等着我去寫。

慚愧得很！現在我只能拿這件不成器的東西來紀念鄉區長，以及在抗日戰爭中英勇犧牲的那些不朽的英雄們！

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深夜

第一章 柴堡的秋天

一

秋天給柴堡帶來好年景，
莊稼快熟了，

像一塊塊黃金，

河灘上、山頂上、山窪裏。

多好看呀！

襯着青的天，
襯着紅的樹，
襯着紫的山；

——柴堡人的心裏開了花。

人們說：

——今年能有好收成，
也是區長的好計劃。

二

滿地的莊稼，
實在強：

棒子已經黃了皮，
馬牙棒子，真愛人，
又粗又長。

穀子垂得彎彎的，
像狗尾巴，
一尺黃、大青穀……

風一擺動，
在太陽下
閃着光。

滿地的莊稼快要收割了，
人們心裏的快樂也快要收割了！

三

柴堡呀！

你真是歡活：

遠遠的就聽見人聲。

鷄叫、狗咬、碾子響，

走進村子，

噴臉的飯香。

柴堡不是往年的柴堡了，

往年的柴堡

像一隻病貓，蹲在山脚下，

屋上冒不起煙，
人的臉上沒有光。

今年的柴堡不一樣，
場築得光光的，
鐮刀磨得雪亮。

只等着莊稼熟透了，
一陣西風
收上場。

——人們眼裏看着好年景，
心裏愛着區長。

第二章 寒冬

一

柴堡呵，
提起你來，
真是一片傷心的話；

敵人真把你害苦啦，
不說遠的，

單說去年秋天吧：

整整七十天，

鬼子順着黑石川

竄來竄去。

哪一個石洞洞也掏過，

哪一條小溝溝也搜遍，

能帶的搶走，

不能帶的砸爛。

然後

一個村子一把火，

一個村子一把火。

臨走還來了一次大屠殺，
三百多個好鄉親

——血呀！

染紅了黑石川。

二

柴堡呵，
你最慘：

沒有一間房子是完整的，
沒有一棵樹是立着的，
沒有一件傢具是好好的，
*
沒有一件傢具是好好的，

鄉親們走回村子，
住煙火堆裏
收拾破爛；

擦一把眼淚，
嘆一口氣，

水井裏是死屍，
地窖裏也是死屍，

哭一聲爹，
叫一聲娘，
喚一聲兒，

柴堡呵！

那是聽也不忍聽，
看也不忍看。

三

日子逼近了寒冬，
人民少吃的，沒住的。
北風在山溝裏只嚎嚎，
雪鋪在地上。

抓一把菜，
攪一把糠，
團幾個糠窩窩，